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二一・史部・紀事本末類

籌辦夷務始末二百六十卷(道光八十卷咸豐八十卷同治一百卷)(同治卷七十一至一百)

〔清〕文慶 賈楨寶 鑒等纂輯

2734/01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一

同治九年庚午正月丁丑江西巡撫劉坤一奏

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茲據總辦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法國使臣以兩陽違義兩案

未結臚列湖北山西河南廣東未結各案藉詞要挾並聲稱會

同該國提督攜帶兵船前赴江西等處急求各案了結等語等

因欽此臣查江西省中外交涉事件均係隨時督飭各屬

秉公訊辦不敢任其歧視該延是以未結教案尚屬無多

欽奉前因隨飭總局司道及廣饒九南道景福分別委員

馳往會同各該縣趕緊妥辦旋據詳報已將廬陵縣考童

奏案卷之七十一

焚毀教堂貴溪縣紳民復欲焚搶教堂安仁縣民鄉祖發

等派教民杜員堂出錢演戲德化縣地方派教民陳松柏

等出錢敬神四案辦結即經臣分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並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查照並由景福知會九江主教戴

濟世銷案此外尚有廬陵縣教士傅儒翰被梁道亭等打

毀寓所彭澤縣教民吳志志夫婦被方顯梅等活埋兩案

正在催辦聞據景福稟接主教戴濟世函已結之新昌縣

教民晏秉魯被晏世卿等勒罰抄搶而康縣教民陳萬傑

等被局紳誣稟齋匪拘押詐搶兩案訊斷偏枯應請覆訊

追贖晏秉魯須賠銀五千兩陳萬傑一案須賠銀一千五

百兩又贛州府城門錫刻十字架亦應剷去等情臣查此

三案久經委員辦結由景福函知前主教安理務註銷時

逾數月並無異言今戴濟世因知該國使臣隨帶兵船將

到無故刁翻藉端漁利殊出情理之外戴濟世又以二年

開省城焚毀教堂久已賠銀完結之案稱欲前來清理地

基重行建造臣查從前省城教堂被焚由前九江道蔡錦

青與教士羅安當妥議分別賠銀一萬數千兩教民聽該

教士另行買地建堂經前撫臣沈葆楨奏結有案是省城

現無教堂地基何所用其清理且省城五方雜處每遇歲

科試及鄉試屆期生童商賈畢集人眾驟增數萬彈壓極

奏案卷之七十一

難此時復來省城建堂傳教設遇考試之時生童懷挾前

嫌再行焚毀地方官實有無從保全之勢何如寬其歲月

將來紳民見開既熟釋然無疑徐為購地建堂庶無後釁

當飭景福向戴濟世妥為開導至贛郡十字架係偶然湊

合前已委員查明亦毋庸置議惟新昌南康兩案既據堅

執續請自應委員覆訊以昭折服復經臣飭令臬司及總

局司道派委候補知縣鄒友直馳赴新昌候補知縣陳若

典馳赴南康會同各該縣提集人證秉公訊斷乃委員甫

經出省而法國使臣羅淑魯已帶大小兵船三隻於十月

初三日抵滬江蘇委員候選道姚璠候補從九品張志均

亦乘天平輪船同到。值風浪交作。景福冒險出江。以禮相見。言及未結各案。及赴省建堂傳教等事。景福就現辦情形。詳為陳說。該使臣感氣陵轢。悃囑百端。景福直詞婉言。辯論兩時之久。始行回署。初四日早。該使臣令戴濟世赴道。議以各教案定於明年二月一律辨結。其晉省重起教堂。約至明年鄉試之後。彼此將有成言。乃戴濟世旋稱羅使臣之意。以各教案需銀五千兩作押。且謂晉省起堂傳教。事在速行。初五日該使臣復令姚曠。張志均等赴道。共索銀八千兩作押。又令副領事狄隆等接踵而來。忽而惡言恐嚇。忽而軟語糾纏。景福據約力爭。始終不為之奪。惟

嘉慶二十五年

三

許自送銀二千兩。以資調停。該副領事等所欲未盈。悻悻而去。初六日該使臣等即帶兵船來省。行至湖口縣等處。閭閻難進。該使臣遂與水師副提督穆德及狄隆等坐洋划於初九日抵省。是日士民聚觀者以數萬人。臣撥兵彈壓。並派候補知府王之藩。候補知縣胡傳釗等。前往迎護。先責該使臣違背和約。執以兵船入湖。雖將各教案逐一與之辯論。該使臣等尚知悔悟。仍謂各案均須賠贖。並索官項作押。臣以洋人志在圖利。若不稍予通融。彼必日久延宕。誠恐難於防護。然而用銀押案。滯礙實多。不如完案給銀。葛藤悉斷。喻令王之藩等與之辯論兩晝夜。始行議

嘉慶二十五年

四

定總給銀六千兩。將新昌南康彭澤廬陵四縣及贛州府等處已結復翻之案。及未結之案。一併註銷。至晉省建堂傳教。俟明年鄉試畢。再行設法開導。紳民十二日臣與該使臣羅淑要副提督穆德副領事狄隆接見。開誠布公。曉以中華事在順民。一切不能勉強。並屬其約束天主教及教士等。期與地方相安。該使臣等亦以為然。隨即起碇下駛。臣即飭景福在海關給銀兩。隨後由省設籌歸款。茲據景福稟稱該使臣於十二月十四日到滬。備具照會送遞。首無詞。景福隨具照會。同銀六千。委員送往教堂。向狄隆戴濟世等當面交兌。取具收銀結案。照應狄隆與張志均先行赴楚。羅使臣等擬俟拖至湖口。兵船亦即上駛等情前來。臣查江省自九江通商。始有洋務。紳民本非習見。易啟猜嫌。遇有中外交涉事宜。辦理已屬不易。而教民之案。尤形掣肘。緣入教之人。素日多非善類。有符可護。任意妄為。鄉里被其欺陵。紳民交相嫉惡。地方官本欲速結。而教士從中把持。務遂其欲而後已。臣以大局攸關。督飭屬吏妥曲彌縫。近年幸未釀成巨案。然人情之惡憤。已愈積而愈深矣。此次該使臣到省。各案雖已議結。第明年場後來省建堂。紳民能否不與牴牾。尚不敢必。臣惟有謹遵

慈訓隨事相機妥辦上慰

宵旰憂勤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寅編辦大學士湖廣總督李鴻章奏。臣據法使帶兵船

來鄂。即馳回勸阻。於十二月初二日專摺附片馳報在案。

臣當時商陽案內未完事情。及遵義籌辦大略。分別臚咨

川省將軍總督及黔中地方官酌量辦理。均已定有規模。

適接湖北江漢關道鄭蘭探報。法使羅淑亞由九江赴南

昌。臘月二十日內外前來漢口等語。臣遂於十二月初六

日自重慶起程登舟。順流東下。二十六日抵鄂。是日該使

奏奉聖主

五

派法國副領事狄隆。同主教梅西滿坐輪船浙江迎見。均

知梅主教甫回漢口。將臣在渝議辦各節。稟告公使。意見

微有參差。漢關道鄭蘭江蘇護送道員姚曉等。即帶同該

副領事狄隆。王教梅西滿來見。謂該使以商陽教案。雖已

辦結。尚未足意。必須請示定奪。如不見允。仍要入川另議

等情。當呈出該使續擬節略。所指案中各犯。仍照原議

罪名。並無加增。惟膠執前說。於張佩超不肯甘心。既欲逐

出商境。仍要索五年罰賠有據之尾欠銀一萬二千兩。且

與再四辯駁。因思前在重慶。曾督同川東道錫珮。知州田

秀栗。面諭張玉璞回家。俾知伊父張佩超。既與該處教堂

積有仇怨。以後斷難相安。不如設法遷移他所。以圖兩全。

臣並密屬錫珮等隨時諄飭酌辦。但未明告該主教耳。至

商陽教堂。據錫珮回秀栗等。合稱日擊規製閭閻。非他處

教堂可比。該主教前索賠銀五萬兩。尚非甚多。且先斷給

銀一萬八千兩。另飭籌一萬二千兩。以作墊給張佩超欠

款。藉資賠補。明知彼族惟利是圖。不得不加以裁抑。當據

錫珮等稟稱。梅西滿允收完案。但云張佩超舊欠難以抵

算。須再與范主教商定等語。茲梅西滿赴漢。德烈公使出

頭索帳。亦在意料之中。臣即面告以前次斷給銀票兩項。

共三萬兩。原謂兩案並了。今羅使必將已收銀票。專為賠

奏奉聖主

六

室及撫卹被害教民之用。而張佩超舊案尾欠。另行著追。

祇能照約由地方官隨時代催。斷不能由官督墊。該公使

達道來此。本為川黔兩案起見。既相諱為。應咨商川省轉

飭妥辦。二十七日關道鄭蘭稟稱。該使聞領事等回覆允

為將案。意甚欣慰。請照會完案。伊即不再入川。臣復據情

酌給照會。並咨四川將軍臣崇實。臣吳棠。分別辦理。以便

該使迅速折回。免致另生枝節。茲據羅淑亞來函。定於二

十八由漢口起程。取道樊城回京。與關道等稟報相符。至

湖北天門教案。業經鄭柏蔭督同鄭蘭等辦結。奏報有案。

該使並無異詞。貴州遵義一案。該使今秋隨梅西滿面呈

節略。請為咨行該官紳議辦。臣並告以黔省民衆情形。必須逐漸勸導。不可操之太急。該商等尚能領會。並未遇相促迫。臣惟隨時咨催貴州撫臣。督同地方印委各員。趕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法國使臣羅淑亞駛至漢口。由川趕回。與之高辦定議一摺。據稱梅西滿赴漢。懇恩公使出頭索帳。李鴻章面告以前次斷給銀票共三萬兩。原謂兩案並了。今羅使必將已收銀票。專為賠堂及撫恤被害教民之用。而張佩超舊案尾欠。另行著追。祇能照約由地方官隨時代償。斷不能由官籌墊。該公使遠道來此。本為川黔兩案起見。既相諒屬。應告商

奏為恭摺

七

川省轉飭妥辦。該使聞領事等回覆尤為轉告。意甚欣悅。請照會完案。伊即不再入川。羅淑亞即於十二月二十八日由漢口起程回京等語。著崇實、吳棠、即照李鴻章所寄一切情形。分別辦理。以免另生枝節。張佩超既與教堂積有舊怨。即照李鴻章所擬。令其設法遷移。以圖兩全。著崇實、吳棠、妥籌辦理。李鴻章原摺。著摘抄給崇實、吳棠閱看。貴州遵義一案。李鴻章當告催曾壁光趕籌辦理。

已明。烏里雅蘇台將軍福濟著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照布倫托海員缺裁汰。事棘料布多。幫辦大臣文碩。欽奉

諭旨。令其於正月內到京。僅餘全昌一人。明年若再立界。何能分顧。烏里雅蘇台現有幫辦福濟。榮全事雖繁重。尚有舊章可循。合無仰懇

天恩。請將幫辦福濟榮全二人內

簡派一員。趕赴科布多。會同全昌經理各務。庶大局可顧。於地方不無裨益。

榮全又奏。竊於同治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接奉

上諭。榮全到俄已久。所籌內外交涉事宜。頗中肯綮。伊犁將軍即著榮全署理等因。欽此。數年以來。辦理俄國交涉事件。冰兢自惕。履越時虞。上年由俄國圖尼魯克地方行抵科米。督

奏為恭摺

八

率委員等押運餉銀至科布多。並收出被難滿蒙營官兵民勇一百餘名。均已交代安插。六年五月。復赴俄國收攬索倫等界。並請償俄國墊款。事竣後於上年閏四月。旋回烏里雅蘇台參贊本任。本年三月。會同俄國分立烏屬地界。茲幸界務已完。前赴索倫人眾。已移至華塘子屯紮。後起德勒等界。擬明年一律前來。併入華塘子等處耕種。除已會同本城將軍等。先酌撥銀一千五百兩。添派驍騎校舒爾杭阿。協同該營委官達朗阿等。前往照料。至明年再委員運餉前往接濟。即可起身。現布倫托海裁撤已錄科布多。則索倫各務。該城大臣自可就近料理。至賠償俄國

銀兩。由恰克圖歸款。俟明年山西餉項解到辦理之時。如有應與俄國行文各事。與本城將軍會辦。即可鈐用烏城將軍印信。等伏思辦理俄國交涉事件。並收攬索倫等軍。既皆就緒。烏城參贊本任各務。又可與本城將軍隨時商。權其等所署伊犁將軍印信。合無仰懇
天恩。就近暫繳烏庫封存。抑或呈繳部庫收存之處。等未敢擅便。理合恭摺請

旨。

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奏。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奏案卷七

九

上諭。福濟文碩奏。俄國請分地界。查有窒礙情形一摺等因。欽此。等因。連與福濟等公檢圖卷。擬於十七日。即便起程。以期明年開印前。得叩

天顏。俾與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面述情形。詳細籌辦。其塔爾巴哈台一帶地方。雖無大股賊匪盤踞。然為宵小遁逃之藪。出沒無常。究竟現在情形如何。俄人曾否往建鄂博。有無侵佔。以及一切應行事宜。應由福濟連

旨會同全昌。一面先事豫籌。一面委員偵探。除候果獲到日。再行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福濟奏。全布倫托海裁練科城。請派大員會辦。榮全奏。應繳伊犁將軍印信。文碩奏。起程赴京各一摺。覽奏均悉。前因定界事宜。改派全昌。科城料理需人。諭令文碩毋庸來京。現當海城新撤。一切分遣安插事宜。亟應次第舉辦。全昌一人。勢恐應接不暇。且節屆春融。即須前往分界。更難兼顧。文碩著。遵前旨毋庸來京。無論行抵何處。仍即折回科城。會同全昌。將該城應辦事件。認真經理。福濟等所請簡派大員赴科會辦之處。著毋庸議。榮全辦理俄國交界。收集索倫等事。雖已就緒。恐尚有未盡事宜。隨時酌辦之處。所有伊犁將軍印信。仍著榮全署理。毋庸呈繳。

奏案卷七

十

福濟等又奏。據住紮庫倫俄國領事官。差人持文將該立界大臣應換文烏里雅蘇台會印畫押界址全圖一分。俄字約四本。咨送前來。除查收後。厚賞來差。給咨派員由驛護送回庫銷差訖。當照來圖另繪。並俄約二本。留烏備查外。合將原來會印畫押全圖。俄約二本。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存案。

御批知道了。

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軍機處鈔出署伊犁將軍榮全奏。援案請補俄國賠款。請於俄國應納稅餉內扣收一案。經臣等議覆。此項賠款。

本為權濟大局起見。勢出不得已。現在應賠銀數。除委員薩碧七實已運過銀九千八百二十兩。尚賸十萬數千有零。約計三年內每年需三萬四千兩。分年補償。並查明北洋三口等關。並無俄國貨稅。天津一關。所收俄商稅款。實屬不敷抵扣。擬於山西應解京餉內分作三年。共撥解銀十萬二千兩。於應賠款項。有無盈絀。仍令查照酌辦。於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會同具奏。奉

上諭。俄國諾海牲畜銀兩。自應籌款分年補償。著李宗義飭令藩司於山西應解京餉內。自明年為始。分作三年。每年撥銀三萬四千兩。共計共應解銀十萬二千兩。於應賠俄國款項。有無盈

嘉慶二十三年

十

絀。著福濟榮令查明辦理等因。欽此。欽遵在案。茲據署伊犁將軍榮全等咨稱。此案據赴俄委員與俄官議定。共俄鈔二十四萬。自同治九年起。分作三年。由恰克圖歸償。定期以每年六月初一日為準。同治九年歸俄鈔十萬兩。十年歸俄鈔十萬兩。十一年歸俄鈔四萬兩。除委員在俄國運過中原銀九千八百二十兩。抵作俄鈔二萬二千四百兩零四十八文外。同治九年。即應歸俄鈔七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兩零五十二文。按運過銀數估計。九年份約需中原銀數三萬八千七百兩零。十年分應還俄鈔十萬兩。約需中原銀四萬八千五百餘兩。十一年分應還俄鈔四萬兩。約

需中原銀一萬九千四百餘兩。統計三年。共約需銀十萬六千六百餘兩。茲欽奉

諭旨。由山西解銀十萬二千兩。最計總數。約不敷銀四千六百餘兩。理合據實陳明。擬請照應還俄鈔二十一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兩零五十二文。估計中原實銀十萬六千六百兩之數。並請第三年銀數。提前二年。將山西應解京餉內於九年提撥庫平銀三萬八千七百兩。十年提撥庫平銀四萬八千五百兩。十一年提撥庫平銀一萬九千四百兩。仍於每年三月起運。四月到烏里雅蘇台。以便六月初一日以前。運至恰克圖賠還。早為了案等因前來。臣等查該將軍

嘉慶二十三年

十

前奏。議定俄鈔二十四萬。約中國銀十一萬數千餘兩。分年補償。除委員已運過銀九千八百二十兩。尚賸十萬數千之多。經臣等擬照原議分年補償。共撥銀十萬二千兩。係按數約略計算。有無盈絀。仍令查明酌辦。茲據該署將軍等查明前撥之款。計不敷銀四千六百兩。並請將三年銀數。提前二年撥解。臣覆查該將軍此次係指明應賠確數。與前奏十萬數千之款。仍屬相符。應如所咨辦理。相應

請

旨飭下山西巡撫轉行藩司。於山西應解京餉內。同治九年。提撥庫平銀三萬八千七百兩。十年提撥庫平銀四萬八千五

百兩。十一年提撥庫平銀一萬九千四百兩。交歸綏道轉
交。統計三年共提撥銀十萬六千六百兩。並訂期於每年
三月起解。四月到烏里雅蘇台。交榮全收納。運往恰克圖
歸款。以免掣據。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撥償俄國諾海牲畜銀兩。令福清榮全查明
辦理。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該將軍等查明前撥之款。
計不敷銀四千六百兩。並請將三年銀數。提前二年撥解。要與
前十萬數千之款。仍屬相符等語。此項銀兩。既據該將軍等查
明確數。自應提前撥償。以省掣據。著李宗義轉飭該藩司。於山
西應解京餉內。同治九年。撥銀三萬八千七百兩。十年撥銀四
萬八千五百兩。十一年撥銀一萬九千四百兩。由歸綏道轉解。
每年限於三月內起程。四月到烏里雅蘇台。由福清移交榮全
收納。該署將軍即於銀兩解到後。派員運往恰克圖歸還。以清
款目。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戊子。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萬青恭順天府府尹王榕吉
奏。據科布多幫辦大臣碩等侍衛文碩達姓工部學習員
外郎志顏呈稱。竊文碩前於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到十一月二十八日

諭旨。遵即檢查酌帶圖冊卷宗。於十七日起程進京。本年正月十
二日進張家口。十五日抵居庸關。沿途未奉公文。致不知

有毋庸來京

諭旨。茲於正月十六日。行次昌平州治迤西十里之龍虎口。接收
夾板一副。當即拆閱。敬聆本月十三日寄

諭一。道。自應遵即折回。惟感冒風寒。周身疼痛。頭暈目眩。恐有癰
疹。似宜表散調攝。勢非乞假半月。難就痊癒。恐難就痊。請據情
代奏。可否

實假。准令暫住。趕緊調理。就痊。以便兼程折回。科布多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等情。呈請代奏前來。理合錄故原呈。謹具摺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據萬青恭等奏。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行抵昌平
州。患病請假一摺。即著萬青恭等傳旨。賞假二十日。並令假滿
後。迅速折回。科布多本任。毋稍遲誤。春融後。查昌平前赴瑪呢圖
噶圖勒幹。至哈巴爾蘇一帶。辦理俄國分界事宜。文碩到科常
時。科城不可無大員鎮攝。即著榮全前往。暫行代辦。俟文碩到
後。再回烏里雅蘇台。以重邊防。

辛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八年
十月間。接據俄使照會。以瑪呢圖噶圖勒幹。至哈巴爾蘇
蘇一段地界。未有中國大臣會同建立。擬令本國大臣自
行建立等語。臣等當以事關分界。俄任該國自行建立。勢
必侵佔。其患不可勝言。當即照會俄使。勿庸先往自立。並

奏奉

諭旨。著布倫托海大臣文碩。馳往會辦。嗣因布倫托海續經奉旨裁撤。該處分界事宜。應統歸科布多大臣辦理。復經臣等奏奉諭旨。改派奎昌前往。旋恐稍事遲延。致該國徑行自立。遂其僥倖之謀。又奏奉

上諭。西疆立界事宜。亟宜早為籌辦。奎昌著即行懷遵疊次諭旨。迅即前往該處妥慎辦理。不得因有福濟等前奏。稍涉推延。致誤大局等因。欽此。均經臣衙門恭錄

諭旨。鈔錄原奏。行知各將軍大臣欽遵辦理在案。誠以該國既有自行建立之說。不得不早為防範。茲於正月十七日。准俄

奏稿卷之三

十五

使照會。接西悉畢爾總督來文。設立邊界鄂博。至哈巴爾

阿蘇。去秋俄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完竣等語。是哈巴爾阿蘇一帶界址。該國已自行建立。復查上年十月欽奉

諭旨。如該國業先往建立。亦須查明有無侵占。迅速奏聞。仰見

聖慮周詳。早已洞察其隱。乃至今該大臣等尚未奏報遵辦情形。而已據該使臣照會自行建立完竣。其所立牌博。是否均

在同治三年立界大臣明諭所定紅線界外。有無侵占之

虞。均難懸揣。除由臣等照會俄使。該處牌博仍應會辦。方

可定準。以便將來再興辯論。相應請

旨飭下科布多大臣奎昌。迅即按照圖冊查勘。倘有侵占。立即給

圖貼說。詳細奏聞。以憑酌裁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自立牌博。請飭查辦一摺。瑪呢圖噴圖勒幹。至哈巴爾阿蘇一帶。俄國分界事宜。前因布倫托海裁撤。統歸科布多大臣辦理。當經改派奎昌前往會辦。茲據該衙門奏稱。現接俄使照會。哈巴爾阿蘇一帶。該國已自行分界。其所立牌博。是否均在同治三年所立紅線界外。有無侵占之處。均難懸揣。請飭查辦等語。著奎昌迅即按照圖冊查勘明確。倘有侵占。立即繪圖貼說。詳細奏聞。並與該國分界大臣。婉為開導。告以兩國立界。理應會辦。方可作為定準。該大臣當妥慎辦理。以副委任。昨因文碩到科需時。諭令榮全前往代辦。即著榮全懷遵前旨迅速前往。俟文碩到後。再回烏城。仍著福濟會同妥籌。以重邊防。原摺一件。及照會二件。均著鈔給閱看。

奏稿卷之三

十六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接西悉畢爾總督來文。設立邊界鄂博。至哈巴爾阿蘇。去秋俄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完竣。相應照會希查照可也。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茲接西悉畢爾總督來文。設立邊界鄂博。至哈巴爾阿蘇。去秋俄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

完竣等因。查上年十月間。接據貴大臣照會。哈巴爾阿蘇一段地界。未有中國大臣會同建立。擬令本國分界大臣自行建立。本王大臣當以分界一事。有關兩國地址。若貴國自行建立。與會辦原議不符。應一面奏請。

諭旨。特派大臣會同貴國分界大臣妥商辦理。均經照會貴大臣在案。茲接貴大臣照會。哈巴爾阿蘇鄂博。貴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完竣。是否與中國立界大臣會同辦理。未經明敘。若係貴國自行建立。並未會辦。則與條約原議不符。自應仍行會辦。方可作為定準。除咨中國立界大臣查覆外。相應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奏稿卷七十一

七

壬辰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添派立界大員一摺等因。欽此。欽此。伏思海城甫經裁撤。人心惶惑。續准烏里雅蘇台將軍咨。關福濟等具奏。所陳西北路大略各條。均係目前實在情形。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婉言開導。住京俄使。轉告該國立界官。暫行停往。容俟伊塔克復後。再為咨商。烏里雅蘇台將軍。扣表妥為慎辦。

諭軍機大臣等。奎昌奏請將塔城分界事宜。暫行緩辦。昨據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於哈巴爾阿蘇一帶。自立牌博。當經諭令奎昌按照圖冊。詳細查勘。妥慎辦理。俄國既已自立牌博。情形更不可緩。豈能俟伊塔兩城克復後。再行商辦。若奎昌仍遵疊次諭旨。將瑪呢圖嘎圖勒。至哈巴爾阿蘇一帶。應辦分界事宜。遲籌會辦。毋得藉詞延宕。並將俄國現立牌博。有無逾於紅線之處。先行確查。詳晰奏聞。科布多幫辦大臣事務。已有旨令奎昌暫行代辦。文碩行抵昌平患病。素經賞假二十日。令其假滿後折回本任。

二月辛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同治九年正月二十六日。據住京俄使照會。內稱近接東恩畢

奏稿卷七十一

六

爾總督知照。本年春季。該督意欲差一親信之員。前往齊齊哈爾。吉林各地方。齎奉公文。與各該將軍面見。詳議各項邊界事務。並據聲稱。此於邊界各事。必能得其利益。想亦不為分外。敬請轉致各將軍。令與該督委員面商一切等因前來。查俄國自咸豐十年換約以來。要求之事。無歲不有。上年北路新設陸路通商章程。業經奏准開辦。其西疆貿易。向有買賣圖舊制。現在塔城等處未復。該使亦知難望照常整齊。無可再言。而仍欲於西路蒙古地方擴充。擬令分界案內委員領事官。嚴駁赴便查探。至於東界吉林黑龍江等處。本無議定口岸。同治五年間。即有俄商用

輪船駛入松花江上游等處貿易均經臣等咨行各該將軍嚴行禁阻一面與俄使往復爭論。幾於舌敝唇焦。上年冬季。疊接俄使照會。仍堅以此事為論。十二月暨本年正月間。該俄使復來臣衙門再三面商。雖經臣等婉言開導。恐該俄使之心。未必即決然捨去。此外復有在黑龍江夾心灣。種地刈草各情。亦該國所觀覲者。其餘交涉案內未結之事。該將軍等俱必洞悉。此次俄使照會。該國東憲畢爾總督。欲派員赴齊齊哈爾吉林各地方。與各該將軍面議邊界事務。並未明言所議何事。臣等窺其來意。大約不出以上數端。伏思該國與中國邊界毗連。而東省尤為根本重地。邊界固不可開。邊防尤不可不加慎重。果係循理按約之端。可以允行者。自難過為拒絕。若係違理背約之事。礙難照准者。即當力為維持。相應請

旨飭下吉林黑龍江各將軍。遇有該國委員來議邊界事務。一切相機而行。妥善辦理。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擬差員商議邊界事務。請飭妥辦一摺。據稱該國東憲畢爾總督。欲於本年春間。差員前往齊齊哈爾吉林等處。與各該將軍面議邊界事宜。恐其藉端要挾。請飭該將軍等相機妥辦等語。吉林黑龍江等處。本無議定通商口岸。該國意圖貿易。屢次堅求。同治五年間。已有

輪船駛入松花江上游之事。且有在黑龍江夾心灣種地刈草各情。觀之端。不一而足。此次復欲派員往議邊界事務。其意必堅持前請。多所要求。如其循理按約。自不妨酌量允行。若係違理背約之求。定當力為維持。嚴行禁阻。著當明阿德恭儉察情形。俟該國委員到時。務須婉言開導。不存稍有遷就。至相待之禮。不妨示以優容。一切相機而行。妥善辦理。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奏。同治七年十月間。英國領事吉必勒。洋弁喘噶。在臺灣安平地方。違約妄為。前經臣等將始末情形。暨查明洋人在臺並無冤抑緣由。恭摺奏蒙

聖鑒。嗣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以英國公使照覆內所敘各節。與咨報不符。今即逐款指駁。復經臣等飭前任興泉永道曾憲德。署臺灣道黎兆霖。先後指駁。開摺稟覆。均即咨呈總理衙門。嚴辦在案。伏思臺灣洋案。既經臣等派委曾憲德渡臺查辦。何以吉必勒始則推病不見。及接晤時。首以撤臺灣道為請。約外要求。迨曾憲德再三辯論。並將各案與之當面議結。吉必勒已無異言。何以復令喘噶開砲占署。傷死副將大員。傷斃兵勇。焚燒局庫。曾憲德等馳赴安平。吉必勒喘噶面詰。該領事洋弁又互相推諉。至臺灣

縣廉生許建勳與其堂兄許廷道涉訟於洋案毫不相干何以吉必動出為力爭恐有內地奸徒從中主謀構惑致啟戎端臣等於黎兆棠赴任時屬其密行查訪前據黎兆棠稟稱安平之役構釁雖由洋人實則廉生許建勳副將蕭瑞芳主之英人必麒麟者海關之杆子手也因事遂出許建勳自以洋銀百圓雇之開設怡記棧冒稱洋行用必麒麟作爪牙私販樟腦前據臺灣道梁元桂摺獲通其堂兄許廷道呈控吞騙家產發交府經歷看管來聞脫逃遂托必麒麟重賂吉必勳必撤梁元桂而後止此許建勳主謀之實跡也噹噹兵船住四草湖本係吉必勳調往恐嚇

蕭瑞芳主

主

並非有意開仗因蕭瑞芳親親安平協之缺該員向通洋語黃夜偷見噹噹煽其必開砲而後事可成費可索噹噹信之遂開砲占番勒索兵費銀圓此蕭瑞芳主謀逞兵之實跡也蕭瑞芳原名蘇阿成籍隸廣東香山縣駛船為業咸豐六年充華船船主領洋人旗幟以為護符其時因縣役緝匪徑到該船查拏誤將洋旗落去蕭瑞芳即稟領事已夏禮謂中國故落其旗失洋人體面極力煽惑因此構釁先攻粵城次由天津直犯京師蕭瑞芳實為禍首即無安平之役亦已萬死不足蔽辜至其煽惑安平之役則洋人夜入協署時有廣勇同往槍

掠副將江國珍傷死時其家人目擊蕭瑞芳立於對門至今臺民猶有見其夜駕杉板私往洋船者此案與洋人辯論自當以吉必勳噹噹為罪魁然律貴誅心許建勳蕭瑞芳二人之罪實在洋官之上現在許建勳日引洋人深入內山蕭瑞芳私造戰船希圖出海若不將蕭瑞芳等明正典刑內患伊于胡底擬即拘索懲辦惟事雖實情而案難待質勢必發展且皆與洋人聲息相通稍緩須臾即恐別生枝節可否准予從權辦理等情請示前來臣等查蕭瑞芳許建勳或係武職大員或已身列青衿應知大義乃一則懷挾私嫌一則欲謀害缺無為洋人主謀違約運兵肆

蕭瑞芳主

主

行要挾幾開邊釁已屬罪不容誅而蕭瑞芳前在廣東構煽洋人致有庚中之變尤為普天同憤臺灣孤懸海外久必為彼族垂涎今蕭瑞芳又私造戰船許建勳引洋人深入內山後患仍難悉數黎兆棠請將蕭瑞芳等明正典刑係為微官邪惡奸逆並圖縱靖海疆起見相應請旨將花翎留閣補用水師副將蕭瑞芳即行革職臺灣縣廉生許建勳即行斥革一併嚴拏正法以伸眾憤而絕禍根諭軍機大臣等英特卡寶第奏查明臺灣洋案請將主謀構釁之蕭瑞芳等懲辦一摺據稱英國領事吉必勳洋弁噹噹前在臺灣安平地方違約滋事各案經該署道黎兆棠查廉生許建

動。副將蕭瑞芳為之主謀。以致洋人藉端生釁。現在許建勳冒
開洋行私販樟腦。日引洋人深入內山。蕭瑞芳私造戰船。希圖
出海。請即拘拿懲辦等語。臺灣為商賈輻輳之地。人情浮動。今
許建勳懷挾私嫌。膽敢重賂洋人。從中挑煽。蕭瑞芳身任武職。
大員。竟至偷見嚇嚇。煽其開釁占署。釀成巨案。實屬目無法紀。
若不從嚴懲辦。何以禁遏內奸。蕭瑞芳許建勳均著先行斥革。
英桂等即密飭黎兆霖迅將該二犯一併嚴拏正法。以絕後患。
惟該犯等與洋人聲息相通。而必顧鄰國扣留樟腦一案。屢唆
住京英使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曉諭。此事辦理之後。該洋人
能否不致另生枝節。滋擾地方。該督等惟當責成黎兆霖妥為
辦理。

奏為奏

主

已酉。科布多參贊大臣金昌奏。竊於本年正月十一日。
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分界一事等因。欽此。等因。閱
之下。憂灼實深。伏思。粵省有天然。何敢因福濟前奏。畏難
推諉。第時勢艱危。實有空礙不能辦理之處。塔城界務。不
能舉行。其難有六。用款浩繁。經費不濟。一也。賊蹤出沒。兵
力不厚。二也。道路遙遠。騎來不備。三也。口糧費用。轉運不
捷。四也。山川險阻。嚮導無人。五也。臺站廢弛。文報不通。六
也。更有大弊兩端。海城遠撤。人心惶惶。借使降卒。均無定

所。顧於彼而誤於此。舍本逐末。大弊一也。西路地本肥饒。
與北路迥異。前次定界。俄人隱衷。重在伊犁。此次踞我之
處。強欲分辦。其心叵測。勉強從之。必中奸謀。養小失大。
弊二也。有此兩大弊。更兼六難。其餘弊端不可枚舉。此事
不特不可行。直亦不能行矣。閩福濟等前奏情形。固已至
詳且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尚執已定成局之說。而俄使
總以絕無賊蹤為詞。查該衙門前奏。有稱塔城本係未曾
收復地方。立界應從何處起止。無從懸揣等語。立界之地
址。尚且無從懸揣。邊防之要務。安能率定成局。若必言該
處無賊。則俄國邊界之防兵。何得至今不撤。此真等之所
不解。而大局之所貽誤者也。且事苟能為。等難前赴前往。
必竭駑駘之力。惟空礙既多。流弊轉大。即時斷難舉辦。不
得不再三殫潰。

奏為奏

主

宸覽

御批。該衙門議奏。

乙卯。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卞寶第奏。威伯國商人美
利古與英國人虜在臺灣噶瑪蘭廳轄之大南澳地方。建
堡伐木。違禁妄為一案。欽奉。

諭旨。責成臺灣通察看情形。妥慎籌辦等因。欽此。當經臣等將永
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已據布國公使會商英國使

臣嚴劉美利士等。即離所占之地。並由臣等會飭署臺灣道黎兆棠。馳往確查妥辦各緣由。專摺覆奏在案。茲據黎兆棠轉據署噶瑪蘭通判丁承禧稟報。先經移商港尾口委員佐領劉青葵。照會英國副領事額勒格畢。將洋人康扣留在港。該洋人旋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暨九月二十二等日。兩次將大南澳南風澳堡屋內各物。運回雞籠口。其留守堡屋之洋人。以及勇丁。至十月初一日。一律撤回。該處房屋上堡。均已焚燒拆起。尚存牆基。由丁承禧派撥復勇毀平等情。並先據丁承禧劉青葵稟同前由。伏查美利士等擅入大南澳伐木墾荒。意在勾結生番。偷圖侵占。實為東南邊疆之患。幸經總理衙門按約據理。與英布兩國公使疊次力爭。各該使臣自知理屈。會劉撤退。現在大南澳洋人。與所雇工匠勇丁。均已撤盡。並將堡屋一併毀除。此後應如何妥籌防範。以杜其復啟覬覦之心。業飭黎兆棠督飭丁承禧酌議章程。稟覆覈辦。除分咨總理衙門暨兩江督臣馬新貽查照外。所有大南澳洋人撤盡日期。謹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九年二月十三日。科布多參贊大臣金昌泰。塔城應分俄界。斷難舉辦。歷陳

實在空礙情形一摺。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伏查塔城所屬瑪呢圖。噶圖勒幹。至哈巴爾蘇一帶。與俄國會立牌博一事。同治八年。烏科兩城界務將竣時。俄國使臣即有催令接辦之說。彼時臣衙門曾以塔城未復。有賊不能舉辦為言。詎該使於十月間創為來便自行建立之說。臣等以事關分界。若聽獨辦。必致侵占。當經峻詞駁斥。該使復以中國分界大臣有意推諉不辦。再三曉諭。臣等遂向反復開導。必應請

旨派員約期會辦。蓋因邊地要務。未便畏難苟安。任令外國自便私圖。侵我疆宇。並非執定成局。可緩辦而不欲緩辦也。同定達左副將軍福濟與大臣文碩。亦以前事上陳。經臣等

敬明應仍會辦原委。於十二月十五日奏奉

上諭。著金昌前往辦理。不得因有福濟等前奏。稍涉推延。致誤大局等因。欽此。本年正月十七日。接據俄使照會。以哈巴爾蘇分界。去秋俄國分界大臣業已妥善完竣。臣等因有無侵占。無憑查覈。復以應行會辦。私自建立。不足為憑。與之辯論一面奏奉

上諭。著金昌迅即按照圖冊查勘等因。欽此。均經恭錄行知在案。今該大臣忽以空礙不能辦理。繕述其難有六。大弊兩端等詞。冒瀆

宸嚴希其停辦。殊出情理之外。臣等謹就其所陳六難。再三尋。如經費不濟。兵力不厚。騎乘不備。轉運不接。嚮導無人。臺站廢弛等項。均各有為難之處。並非全屬虛詞。但撫馭邊要機宜。如果應辦。即不得因難退縮。且所謂難者。止於未留豫備。該大臣果欲前往。現在身任地方。無不可請

旨籌商。設法辦理。儘欲層層豫備齊集。而後該大臣可以前往。臣等不知何人可為該大臣先行豫備。誠所未解。又就其所陳大弊兩端。反復推究。如海城遠據。倡徒降界。均無定所。顧彼誤此一節。所言未嘗不是。但係該城所屬地方。尚未全行經略。與塔城所屬分界無涉。豈有因海城一處事未就緒。而即將邊務全行延擱之理。且已奉

奏稿本卷主

主

旨命榮全前往代辦。自可照料一切。文碩亦不日折回該城。所有應辦事宜。並非無人經理。又如西路地本肥饒。前此俄人隱衷。重在伊塔。此次蹈我之虛。強欲分辦。其心叵測。勉強從之。必中奸謀。養小失大。一節。所言殊屬謬說。溯查分界一事。先於咸豐十年續增條約。第二條內指明自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至浩罕邊界為界。又於同治三年。經會勘西北界大臣明諒等。遵

旨與俄國使臣議定換約完案。所有由瑪呢圖勒勒卡倫往

西南查塔爾巴哈台山嶺。議定山陽仍屬中國。蓋因俄國

前開議單內。由科布多至塔爾巴哈台境內。或由瑪呢圖勒勒卡倫。緣鄂倫布拉克等處行走。抑由瑪呢圖勒勒卡倫。查塔爾巴哈台山嶺。在嶺末西行。兩層均有室礙。曾向塔城經管屯廠官弁詢問。灌田水源及採薪取材。均以山陽為便。室礙稍輕。始行定議。現時俄國使臣於烏科兩城界務完畢後。自行來便建立。即係此地。其迤西直至浩罕邊界。依然未分。臣等前因塔城雖尚淪陷。但使兵力稍足。出關戡定。仍可收復入我版圖。若竟被俄國於分界時。潛行占去。則永遠成為外域。收復無期。是以耿耿此心。欲令該大臣按照原議會辦。以防侵越。豈意該大臣以塔

奏稿本卷主

主

城所屬。早經淪陷。置之度外。不復瞻顧。甚至俄國業於去秋自立牌樓。歷冬經春。時逾半載。該大臣猶未知曉。不置一嘆。而獨謂臣衙門執已定成局之說。似乎有意與之為難。而其諉卸情形。業已昭然若揭。揆諸職守封疆之義。其謂之何。臣等再四思維。該大臣視為畏途。一切未備。此時自亦不能遽往。且俄國業經自行建立。恐亦未必仍肯如期前來。再行會辦。惟俄國所立牌樓。是否與同治三年明諭所定紅線相符。其中有無侵佔地方。亟應分晰清楚。前已奏奉

諭旨。飭該大臣查勘。應再請